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讲述纵横家、阴阳家、命相家、兵家、道家的祖师爷鬼谷子布局天下的辉煌传奇！
再现百家诸子各展所学、激荡列国、纵横天下、探求乱世治理方案的精彩进程！

9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

独立寒川上
春秋任剪裁
万千凡尘事
随心作安排
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天下纵横

鬼谷子的局



长篇历史小说

寒川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谷子的局. 卷九 / 寒川子著. — 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
2018.3

(“智慧的游戏”系列作品)

ISBN 978-7-5702-0261-4

I. ①鬼… II. ①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30336号

鬼谷子的局. 卷九

寒川子 著

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总策划 | 金丽红 黎波 安波舜

项目策划 | 寒川图书

版权所有 | 寒川图书

项目统筹 | 赵晨阳

责任编辑 | 张维

装帧设计 | MM末末美书

媒体运营 | 刘峥

助理编辑 | 赵晨阳

内文制作 | 张景莹

责任印制 | 张志杰 王会利

法律顾问 | 张艳萍

版权代理 | 何红

印刷监制 | 战梅 刘刚

特约编辑 | 韩明辉

封面插图 | 李茂国

书名题写 | 张兼维

总发行 |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电话 | 010-58678881

传真 | 010-58677346

地址 |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

邮编 | 100028

出版 |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|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-11楼

邮编 | 430070

印刷 | 天津宇达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| 680毫米 × 990毫米 1/16

印张 | 16.75

版次 | 2018年3月第1版

印次 |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

字数 | 277千字

印数 | 20000

定价 | 42.00元

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10-58678881)

(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选题产品策划生产机构联系调换)

目 录

CONTENTS

第 081 章	纵亲军六军六心 苦情人两情两愿	/ 001
第 082 章	讨十城姬吟哭殿 走险棋庞涓失算	/ 029
第 083 章	公子印河西血战 纵约长鬼谷求解	/ 055
第 084 章	败六国秦公称王 驱犀首张仪拜相	/ 079
第 085 章	逃楚聘庄周奔梁 我丧我魏王迷道	/ 107
第 086 章	呈舌功张仪横魏 辩是非长舌受挫	/ 135
第 087 章	争巴蜀秦楚角力 迷情心痴王误国	/ 163
第 088 章	装神仙陈轸用蜀 拜主将张仪征川	/ 189
第 089 章	行诈术秦人灭巴 救父兄烈女行刺	/ 215
第 090 章	用强势紫云上位 伤别离香女归隐	/ 239

第 081 章 | 纵亲军六军六心 苦情人两情两愿

苏秦在府中连待三日，易王没有召见。

第四日适逢大朝，苏秦以外相身份上朝，引来百官注目。打眼望去，满朝尽是陌生面孔，文武多是易王的宠信，文公一朝赋闲在家的太师赫然在列，站在文臣班首。

易王迟到三刻上朝，且上朝后只处理一宗朝务：迎聘秦国公主。苏秦从朝臣奏报中得知，秦国送亲车马已经过赵入燕，再有三日就到蓟城，送亲特使为上大夫公子疾。

眼见木已成舟，苏秦知道再谏已是多余。再说，函谷大战在即，苏秦一没闲心与公子疾在蓟城斗口，二有姬雪武阳之约，一刻也不愿在蓟城多待，遂以纵亲事务繁忙为由，向易王辞行。

易王假意挽留几句，便顺水推舟地准奏。

苏秦急如星火地赶到武阳，在褚敏府中落席，屁股尚未坐热，春梅就到了，要他即刻觐见太后。

春梅并没有带苏秦前往离宫，而是带他来到武阳一家不起眼的客栈。

春梅推开一道院门。院中不见一人，春梅止住飞刀邹，引苏秦走进客堂，又反身回至院门处，将门顺手关上，与飞刀邹守在门外。

厅堂里，姬雪一身麻服，坐于主位，静如一尊神像。

苏秦站在门内，身似树桩，心却狂跳不止。

姬雪也是。

一女一男，一坐一站，不知过有多久，谁也没动，甚至可以彼此感知对方越来越重的呼吸声和心跳声。

打破沉寂的是姬雪，声音微微发颤：“苏子，您要一直站着吗？”

苏秦回过神，趋前两步，跪叩：“臣苏秦叩见太后。”

“免礼。”姬雪轻应一声，指向对面席位，“苏子请坐，看茶。”

“谢太后。”苏秦再拜后落座。

面前几案上早已摆好茶盏。苏秦端茶在手，眼睛却在姬雪身上。

短短两年未见，姬雪瘦了，面色苍白，憔悴不少。

“是茉莉花茶。”姬雪避开他的目光，声音轻柔。

“是吗？”苏秦的心思不在茶上，但还是轻啜一口。

姬雪苦笑一下，端起茶具，轻啜一口，情绪平稳下来。

苏秦知道，姬雪这么急切地召他过来，断然不是让他品茶的。

苏秦放下茶盏，直入正题：“太后，一切都已过去，可臣观太后忧色依旧，可为何事？”

姬雪将薊宫惊变由头至尾细述一遍，只将易王威逼、欲行不伦之事略去，末了泣道：“臣妾薄命，阴差阳错嫁入燕室。燕室远离中原，臣妾孤苦无依，本想偏安燕地，过几日安生日子，了此残生，不想竟是一事紧连一事，事事催逼，叫臣妾……”说不下去了，以袖抹泪。

见姬雪一口一个“臣妾”，苏秦就如在胸中揣了只受惊的兔子，心全让它踹碎了，掩袖泣道：“是秦无能，让公主受苦了！”

“是臣妾命苦，与苏子何干？”姬雪抹去泪水，抬头，盯住苏秦，“苏子，臣妾事小，燕国事大。臣妾急召你来，是有大事相托。”

“公主请讲。”

“先君在时，早已察觉姬苏心术不正，有意传位于哱儿，可惜迟了，让姬苏抢先。事已至此，臣妾力孤，还请苏子帮忙。”

“谨听公主吩咐。”

“姬苏人性泯灭，人伦早丧，前逼兄，后弑父，如何能承大业？臣妾以为，可借子之、褚敏之力，召集先君旧臣，由臣妾出面，诏告先君遗愿，传檄天下，废姬苏，立公子哱，重整燕室。”

“先君可有遗诏？”苏秦问道。

姬雪摇头。

“如果没有遗诏，此事就不可为！”

“可这……”姬雪大怔，“先君对臣妾多次讲过，说得明明白白，此番紧急回来，为的正是这事儿！”

“就眼下而言，”苏秦解释，“说殿下弑君，尚无足够证据。先君近侍失踪，迄今仍是谜团，我们可以质疑，不可用据。殿下名分早定，燕国无人不知。先君薨天，殿下承袭，也是正统，篡位之说难以成立。先君虽有废殿下、隔代传位之愿，惜无遗诏。没有遗诏，我们会师出无名，燕人不知就里，何以心服？再说，殿下谋位之心早生，早就在培植势力。今日羽翼已成，朝堂之上皆是他的亲信，更有先君胞弟老太师坐镇。燕室老族多唯太师马首是瞻，殿下既已得他助力，根基已稳。先君重臣或免或贬，能借用者不过是子之和褚敏二位将军。即使他们二人，仅凭公主口谕，也未必会出力。这些都是外话，最棘手的还是公子哱。公子哱宅心仁厚，甚得先君遗风。如果是他人篡位，他或可应命。谋位者是其生父，叫他如何选择？”

苏秦这席话就如一盆冰水当头浇下。

姬雪身子后仰，脸上血色全无，两眼闭起，两行泪水悄然滚下。

是的，这些日来，占据她心的只此一事，就是如何实现先君遗愿，废姬苏，立子哱，为燕室扶立仁君。心事太重，她就障了智慧，不曾想得这么远，这么细。

“公主？”苏秦不知就里，被她的表情吓坏了，跪叩，“公主……”

“苏子，”不知过有多久，姬雪缓缓睁眼，摸出手绢拭泪，表情也恬淡多了，“你走吧，我……有点儿累了。”

苏秦难受得想哭，本想再解释几句，迟疑一下，又止住了，代之而出的是“臣……告……退……”三个连他自己也听不清楚的模糊字音。

苏秦再拜起身，缓缓退出。

苏秦退到院中，厅内却传出姬雪的声音，非常轻柔：“苏子，明日黄昏之后，可有闲暇？”

“有！”苏秦脱口而出。

传出的声音更柔了：“明日旁生霸，是为佳时。臣妾欲请苏子赏月，可否？”

旁生霸是周人对月望日的叫法。月望这日月相正圆，是赏月佳时。

苏秦听出姬雪的语气里没有丝毫责怪，始知她非但未生误解，反而是真正理解了他，内中一阵激动，颤声应道：“唯听公主。”

见过姬雪，苏秦又回到褚敏府中。二人就先君陵墓的修筑及离宫安全、供奉等国事议论一时，苏秦辞别，回到馆驿。

路上，苏秦见飞刀邹时不时地从袖中摸出一物，置于鼻下嗅赏，笑道：“邹兄得到什么宝贝了，在下可否一赏？”

飞刀邹递过一物。

苏秦学他一样放到鼻下，一股奇香袭来，幽幽袅袅，清淡而纯正。

“好香囊！”苏秦赞道，“邹兄何处得之？”

“梅姑娘方才送的。”飞刀邹一脸天真，“咦，主公，你说，梅姑娘为何送我这个？”

苏秦没有回答，反问：“邹兄，你觉得梅姑娘这人如何？”

“是好人。”

“喜欢她吗？”

“喜欢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苏秦笑道，“喜欢就好。”递还香囊，“此物贵重，邹兄当好生保管，莫要辜负梅姑娘一片心意。”

“只是，”飞刀邹面现惶惑，“在下不曾为梅姑娘做过什么，姑娘却送在下如此厚礼，叫在下……”

“邹兄若是过意不去，何不回赠一物？”苏秦点拨道。

“不瞒主公，在下也是这么想的。可遍观左右，在下并无贵重物事，不知以何物相赠？”

“敢问邹兄，你最最不舍的可有何物？”

飞刀邹轻轻摇头：“在下并无不舍之物。”

“那……”苏秦换个角度，“生死关头，邹兄若是尚存一念，能说出否？”

“主公。”

“在下听着呢，说吧！”

“说过了呀，就是主公。只要主公安在，在下死可瞑目矣。”

望着这位素昧平生却数年如一日不顾生死地守护自己的忠勇士，一股莫名的感激，在苏秦心头升腾。

“邹兄！”苏秦在心底深处轻叫一声，一手重重地搭在飞刀邹肩上。

翌日，旁生霸之夜。

黄昏过后，玉兔起于东天，在薄如丝帛的块状白云间穿行。

离宫后花园的露台上，朔风裹寒，吹冷台前一池清水，水中明月被拉成条条亮带，随波逐散。

偌大的露台上，除苏秦、姬雪主仆之外，再无他人。姬雪与昨日大是不同，虽说素服淡妆依旧，但已换作丝缎，不再是麻服，精、气、神更是判若两人。

发型也有变化，不再是燕国先君夫人高高耸起的发髻，而是在洛阳王宫及笄之后的公主发髻，略有散漫，天真无拘。

苏秦可以觉出，她的忧虑一扫而空。借着朗朗的月光，他甚至观察到她脸上溢出的喜色和嘴角上挂着的浅笑。一旦卸去为老燕公复仇的巨大压力，姬雪就没有什么再可忌惮的了，何况离宫偏僻，又紧邻燕公高陵，若无重大祭事，少有人来。

苏秦感觉得出来，这个月圆之夜是属于他的，一切设计皆是为他。苏秦内心充满感动，嗓眼里如同塞了什么，既咽不下去，也吐不出来，只是实实在在地卡着，生出一阵奇痒，一直痒下去，痒进心田里。

“苏子，”姬雪甜甜一笑，“臣妾多时未曾摸琴了，今儿风清月洁，臣妾想为苏子弹奏一曲，以飨视听。”

苏秦的嗓眼里依然卡着，无法出声，便拱手打了一个揖。

“梅儿，摆琴。”

春梅移过一张长几摆于姬雪前面，又从旁边抱出一琴，置于几上。

“梅儿，今日风寒月高，姐姐独弹也是无趣。何不取出你的瑟来，你我姐妹共为苏子协奏一曲，岂不更妙？”

春梅原本不通音律，只是在随嫁燕宫之后，才从公主学艺。姬雪爱琴，就让她鼓瑟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十余年下来，春梅竟也鼓得一手好瑟。主仆二人时常琴瑟和鸣，打发漫漫岁月。

然而，在这样一个晚上，在苏秦与飞刀邹两个男人跟前，公主不仅与她姐妹相称，且又邀她琴瑟和鸣，这是春梅做梦也不曾想过的。

春梅既惊且乱，嗫嚅道：“公主，奴……奴……奴婢手贱，岂……岂敢……”

“梅儿，”姬雪不无感慨，“记住，在我心中，你早不是奴婢，是妹妹。在洛阳时，你原本跟随妹妹，是妹妹舍不得离别，才让你陪我。你是代妹妹来的，你就是我妹妹。梅儿，去吧，拿出你的瑟来，今对明月，我们姐妹为苏子合奏一曲。苏子精于音律，堪为知音，你我琴瑟和鸣，正可请他指教。”

姬雪这番话发自肺腑，出自真情。

春梅涕泪交流，跪地泣道：“公主……”

苏秦感动，拱手：“在下能闻梅姑娘雅奏，幸甚！”眉头一动，转对飞刀邹，“邹兄，来，你我兄弟共赏公主姐妹雅奏，岂不快哉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飞刀邹不无腼腆地搓搓手，“在下耳拙，只怕糟蹋了雅曲。”

话音落处，人已过来，在苏秦身边坐下。

春梅瞟他一眼，脸色绯红，幸好在这月光下面，还算有些掩饰。事已至此，她不好再推辞，便再次移来一张长几，取下一瑟，款款坐下，如姬雪一般开始调弦。

不消一时，诸弦调好。

春梅、姬雪相视点头，同时起奏。

初节起奏，二人轻挑慢弹，琴瑟和合，音响远悠，如凉风过坡，秋雁掠空。至第二节，琴瑟各自为调，琴唱瑟和，错落有致，如鸟儿问答，天地氤氲。紧接着，琴音清漫，瑟声低吟，两相和合，琴瑟协鸣，如群鸟起于蒲苇，劲风漫过山林。接下几节，瑟之钩挑杂以琴之绰注，粗放犷达，苍凉磊落，如惊鸿斜飞，骤雨突袭，间或二音高拔，或如九天闷雷，或如风暴过谷，或如铁石撞击，或如惊涛拍岩。陡然间，琴瑟再和，指缓弦颤，音响曼妙，余音袅袅，恍如雪后初晴，凉风拂面，清冽之气沁入肺腑。

苏秦是知乐之人。琴瑟一起，他就微闭双目，倾耳以听。初时尚在算计二人指法，细品调门，不久即是耳中有音，心中无指。再后音指皆无，只觉自己身心俱浮，飘飘荡荡，如飞绢随风浮沉。最后竟是心身俱无，如痴如梦，于恍惚之中，猛听铮铮数声，琴瑟皆息，万籁俱寂。

苏秦陡然醒觉，击掌惊道：“好个琴瑟和合，天下绝弹矣！”

“谢苏子高评。”姬雪拱手作谢。

春梅似是仍旧沉浸在音乐里，手虽不动，人却在那儿发痴。

显然，她完全沉进音乐中了。

“敢问公主，此曲何名，如此精妙？”

“没有曲名。是臣妾面对漫漫长夜、寒月冷风自创出来的。苏子若是要名，就叫它‘苍月寒雪’吧！”姬雪的声音微微颤抖。

苏秦凄然无语。燕地高寒，长夜漫漫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其中多少凄苦，多少辛酸，以公主柔弱之躯，断然不是一曲《苍月寒雪》所能言尽的。

许久，苏秦的喉眼里挤出一个声音：“公主，你……受苦了！”

“苏子……”许是过于激动，许是不胜露台冷寒，许是苏秦一言道破她这首曲子的万千委屈，姬雪但觉一阵眩晕，身子软瘫，歪倒在凤头琴上。

“公主！”苏秦震惊，再顾不上其他，飞身跃起，箭步跨到姬雪身边，将她扶起，跪下，声泪俱下，“公主，你……怎么了？”

姬雪微微睁眼，声音小得不能再小：“苏子，抱我！”

苏秦抱住她。

姬雪指向寝处。

苏秦抱她进房。

炭火兴旺，暖气袭人。

苏秦小心翼翼地将她放到榻上，盖上锦被。

姬雪的纤手紧紧握住苏秦，声音颤抖：“苏子，天冷月寒，今宵……能不能不回去？”

是夜，苏秦没有回去。

苏秦与姬雪宛如两架干透的柴堆，在这个朔风瑟瑟的寒季，终于遇到火星，熊熊燃烧了。

六国纵军依从主帅庞涓军令，分路开往峭塞。

峭塞位于洛阳以西，河水南岸，东起于澠池，西止于曲沃，长约百里，山高谷深，道路曲折，可与函谷道比险。二者的不同是，峭塞较宽，最窄处也有十余丈许，便于行军运输，函谷道较窄，部分谷道仅宽丈许，易守难攻。

庞涓的部署是，魏、韩、赵三军主力屯于峭塞之西的陕与曲沃，直对函谷关，算作一线。燕、齐、楚主力屯于峭塞之东的澠池一带，算作二线，与一线隔峭塞遥相呼应。但这只是临时屯守，进攻时所有部署重新打乱，如何调动唯帅令是从。

陕与曲沃是两个重邑，位于峭塞与函谷之间，北临河水，三面环山，是块易守难攻的不规则盆地，方圆数十里，春秋时属于北虢国，陕叫焦城，曲沃叫桑田。由于此处沟通两大要塞，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此时仍旧为魏国领地。

这一带一马平川，只有些许土冈，是再理想不过的沙场，尤其利于战车驰骋。庞涓将前锋设于曲沃，并在函谷关外设置三道防线，把中军帅帐扎于陕城之外的一道土冈上，城邑辟为粮草重地和战地救护场所，重兵把守。

北风裹挟阵阵寒气，席卷起纵亲各军的杂色旌旗。

与这股肃杀的寒意相反，纵亲军士气高涨，尤其是连绵不绝的魏军营帐内，杀气腾腾。各营在演练时发出的冲杀声、金戈搏击声遥相呼应，时断时续。

中军帅帐外气氛森严，甲盔戟士分立两侧。

帐内，两个参将及几个军尉肃然侍立，目不旁视。主帅庞涓端坐于一张巨大的帅案后面，两眼迷离，两耳竖起，神情专注，显然在倾听什么，右手

指节时不时地敲在前面的帅案上。

远处传来车马声。

马蹄声止，魏军副将张猛跳下战车，匆匆走进帐中，正欲禀报，见庞涓那般陶醉，忙又止住，轻手轻脚地小步趋进，在帅案前数步处站定。

庞涓却似没有察觉，仍在专注倾听。

张猛竖起耳朵，但周围声音嘈杂，有口令声，有马嘶声，有脚步声，有金戈声，有鸟叫声，还有风裹旌旗的哗啦声，他实在辨不出主帅在听什么，且听得如此起劲。

又候一时，见庞涓仍旧沉醉于那声音里，张猛轻咳一声，小声禀道：“主帅……”

“嘘，”庞涓摆手，“你听！”手指再次合节拍地敲打帅案。

跟着他的节拍，张猛渐渐听到一个缥缈的声音。声音来自很远的营盘，尽管雄浑，但终归敌不过附近的噪音，若不细听，真就埋没了。

是金石鼓乐声和兵士们的歌声。显然，有两支队伍在轮流唱着同一首歌，像在比赛。歌曰：“渡河梁兮渡河梁，举兵所伐攻秦王……”

张猛笑了：“主帅是在听歌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庞涓回过神来，“王上与楚、齐、韩三王在虎牢关上合唱的就是它。这阵儿听唱，韵味十足啊！”

张猛迟疑一下：“主帅莫不是让各营各寨皆唱此歌，激励士气吧？”

“哈哈，真还让你说准了！”庞涓大笑几声，转头吩咐侍立一侧的参将，“传我帅令，从即日起，纵军各营皆唱此歌，半月之后比赛，哪个营寨唱得好，唱得响，本帅就封哪个营寨为破敌先锋！”

参将应命而出。

张猛吃一大惊：“主帅，这……”

张猛想说的是，以唱歌是否响亮来挑选破敌先锋，这也未免太荒诞无稽了，但终究未说出口。

“呵呵呵，不说这个吧。”庞涓换过语气，指着前侧席位，“张将军，请坐。观你气色，像是有急事，这就说来。”

见他转换话题，张猛只好抱拳禀道：“末将是来请战的，将士们等不及了！”

“别是你张将军等不及了吧？”庞涓反问。

“这……”张猛被他道破，嗫嚅道，“主帅，时不我待了！纵军数十万

待命已有月余，再不决战，影响士气不说，只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别的不说，单是粮草就是大忌。大军挤在这峭塞里，又是冬季，峭塞只此一条道，我们既行军又运粮，越急越是不济。再说，这天气……”

“来来来，”庞涓的表情兴奋起来，扬手道，“你就说说这天气！”

“大雪节已过，冬至将临，行将入九。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万一天寒地冻，大雪封道，莫说是攻打函谷关……”张猛不想再说下去。

庞涓却是神采飞扬，情不自禁地爆出一声长笑。

张猛让他笑愣了，呆望他。

庞涓止住长笑，朗声问道：“张将军熟知此地，在下甚想知道，此地何时才能如你所说的天寒地冻、大雪封道？”

“说不准呢。交九后，只要西北风连刮两天，整个山川就会冻住。”

“呵呵呵，”庞涓笑得合不拢口，连连点头，“说得是，天有不测之风云哪！”转对帐外，“来人！”

一军尉应声而入。

“备上两只木桶，盛满水置于帐外，俟其结冰，晨昏各查看一次，记下冰层厚度，随时报我！”

那军尉答应一声，转身去了。

张猛一脸疑惑地望着庞涓。

“张将军，”庞涓笑道，“你还有何事？”

“末将……末将想……”

“你想知道究竟是哪一日伐秦吧？好，请随我来。”庞涓扯张猛走出帐外，见那军尉正在朝两只木桶注水，指着它们，“就在它们被完全冻实那日。”

燕军大帐里，燕将子之端坐于案前，盯住案上的调兵虎符。虎符一侧摆着燕宫新主的诏书，说齐人欲袭燕，要他即刻撤兵，回防河间。

文公薨天，殿下登基，南面称孤，迎娶秦妇，齐燕交恶，诏命回防……六国会盟后，前后不足两月，燕宫即闹出接二连三的惊天变局，任他有多少智谋也难以筹算。合纵是文公一力主张的未来大政，新主不顾纵亲誓约，如此行事，更让他进退维谷。不退，王命难违。退，如何向纵亲国交代？燕国今后又将何以取信于天下？

子之正自为难，公子哙逃至，一边啼泣，一边将宫中之事细述一遍，包

括母亲如何向齐求助，如何被父王赐死及太后如何请殉等，只将父王毒杀先君一事刻意隐瞒。

子之忖思良久，沉声问道：“贤侄，你我相交多年，算是知音了。末将有话求问贤侄，望贤侄据实以告。”

“将军请讲。”

“末将说句大逆之言，是与不是，贤侄姑妄听之。末将观察殿下多年，知他胸襟褊狭，既不能谋远，亦不善明断，品行德望不及先君万一。若是不出末将所料，燕宫由他执掌，必生祸乱，燕国也将大难临头。”

“将军可有良谋？”

“贤侄品行可追先君。能救燕国者，非贤侄莫属。”

公子哱大睁两眼。

“贤侄若有救燕之心，末将愿意肝脑涂地，助贤侄扶大厦于将倾。殿下执意迎娶秦妇已经触怒纵亲列国，内有太后，外有末将，更借纵亲列国，尤其是你外公之力，此事必成，贤侄但请放心。”

“不可！”公子哱摇头，“将军大义，姬哱心领。不过，此事断不可为。父王已就大位，是为燕主。我等身为臣子，万不可生此逆心！”

“贤侄，机不可失啊！”子之再劝。

“我意已决，将军不必再言，”公子哱再度摇头，“燕国本已多难，不能再乱下去。父王既已即位，也已诏告天下，我等自当鼎力辅佐，尽人臣之道。再说，将军既为哱之知交，亦当知哱。哱无意大位，只要燕国平安无祸，臣民安居乐业，于愿足矣！”

“唉，”子之长叹一声，“贤侄既已意决，末将也就无话可说了。”朝外叫道，“来人，传令三军，连夜准备，明日凌晨拔营退兵！”

庞涓是辰时接到燕国军报的。

庞涓匆匆扫过，递给张猛。

张猛看毕，倒吸一口冷气，急问传信军尉：“子之将军何在？”

军尉应道：“据探马所报，由于军情紧急，燕军连夜拔营，子之将军随大军回撤了。”

伐秦在即，纵亲首倡国之一不战先退，且事先不作任何禀报，只在大军撤走后送来一封不痛不痒的军报，无论如何都不可小觑。

张猛将军报递还庞涓，半是自语：“六国纵军尚未开战，一军自去，于

士气不利。再说，天下既已纵亲，有谁能在此时突袭燕国呢？”

庞涓略一思付，开口道：“若是不出在下所料，袭击燕人的必是齐人。”

“齐人？”张猛大怔。

“先君薨天，新君即位，是强敌侵袭的最佳时机。燕国北为胡人，南为齐、赵和中山，赵、燕首倡纵亲，中山及胡人之力不足以撼动燕国，不敢妄动。足以扰燕且逼迫燕国新君撤回子之将军的只能是齐人。”

“六国纵亲初成，盟约墨迹未干，齐人不至于……”

“什么纵亲？”庞涓从鼻孔里哼道，“苏秦那呆子一厢情愿之事，岂能当真？别的不说，单说这纵亲列国皆发大军讨秦，你道真为纵亲？为的是他们自个儿！三晋与楚人，哪个不是秦人仇讎？只有齐人和燕人与秦无碍，你看，这就来事了吧。老燕公尸骨未寒，新燕公就与秦人结亲，为的是什么？制齐人。齐人南对强楚，西面三晋，都是硬骨头，不好啃。只有燕国可以欺负。平素有楚和三晋掣肘，齐人尚有顾忌。这阵子，天下目光皆集函谷，楚、秦、三晋无力他顾，子之将军又不在朝，如此用兵良机，老齐王岂能错失？”

张猛忧道：“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如果齐、燕真的开战，走的就不单是燕人，齐人也必撤军。齐人撤军，赵人也或不安。还有楚人和韩人，这……”

“你说得是。”庞涓微微点头，“不过，此番伐秦，在下原就不曾指靠燕、齐，只要他们不在背后扰乱就是。楚与三晋皆为秦仇，他们方是在下所倚。秦人屡次扬言伐韩宜阳，韩人自不待言。秦人罗织内奸，差点袭占晋阳，赵人记恨此仇，也是用心。此番会盟，虎牢关四王相会，未曾邀请赵侯，但赵侯仍旧不计此嫌，派军三万，使李将军为主将。就冲这一点，赵人当没说的。在下放心不下的只有楚人，尤其是昭阳那厮，虽有能耐，却精于算计个人得失，当不得大用。此番伐秦，楚营最佳主将当是屈匄，依楚王能耐，竟然派他来了，确实令人费解。好在此人利欲熏心，在下已经送他一块肥肉，想他不会不出力。”

“将军所言甚是，此番伐秦，楚人利益的确最大，唾手而得商於谷地、汉中诸邑不说，我们还要白白送他阍山诸邑。那可是我们血拼出来的！”

“哼，”庞涓冷笑一声，“即使在下白送给他，也怕他的胃口难以消化呢！”陡然想起什么，“说起此事，张将军，烦请你就走一趟楚营，看看他的云车造好没。带上十桶酒，慰劳一下那些工匠。要是一切如那厮所言，这些云车当是不错，日后必能用得上。”

“末将遵命。”

楚营大帐设在浉池西南十几里外的一道冈坡上，背坡临水，位置绝佳。

昭阳兴致勃勃地引领张猛来到后山，走至一片空旷处。这是楚军的临时军工坊，数十名工匠正在热火朝天地赶制云车。

一行数人走到一架行将完工的云车前。那云车足有数丈高，大小如房屋，四周包裹犀甲、铜皮，刀戈锋镝皆伤不得。箭孔多达数十个，还有几个可随意开合的门与平梯，一旦靠近城墙，即可放下平梯，直夺对方墙垛。

工坊令迎上。张猛详细问过制作情况，工坊令逐一禀明，招呼众人当场演示。云车果是灵敏，只需数人推动，前后左右皆可行动，灵便自如。

张猛眉开眼笑，不无赞叹地转对昭阳道：“呵呵呵，有此妙物，函谷关何愁不破？”

“呵呵呵，”昭阳捋须笑道，“张将军满意即可。不瞒将军，在下费心数年琢磨此物，专为攻关陷垒之用。莫说函谷关仅高三丈，即使再高两丈，也必拜伏于它的脚下。”

“将军智谋过人，在下叹服！”张猛恭维一句，指着尚未完工的云车，“敢问将军，这些云车何日可用？”

“在下全力赶制五辆，旬日之内，当可完工。请将军禀明主帅，何日攻关，楚人请打头阵！”

“呵呵呵，”张猛拱手应道，“将军放心，有此妙物在，破秦头功，无人敢与将军争锋！”

“谢将军成全！”

几辆云车就为楚军争下如许面子，昭阳大是得意。

送别张猛，昭阳哼着小曲儿回到大帐，意外看到帐中候着二人。一是家宰邢才，哈腰迎候；另一是陈轸，反缚双手，埋头跪地。

昭阳不问即知，是陈轸跑到郢都搬来邢才了。

昭阳冷冷扫视陈轸一眼，转对邢才：“你不在府里守着，来这儿做什么？”

“回禀主公，”邢才应道，“陈大人再三恳请，小人支应不过，只得陪他来了。”

“我还以为是谁跪在此地呢，原来是陈上卿呀，”昭阳冷冷一笑，转向陈轸，揶揄道，“来就来了，绑缚两手却是为何？”

“听闻大人兴兵伐秦，军费短缺，在下此来，或可为大人筹措些许军资，以济所需。”

“你？筹措军资？”昭阳怔了。

“是这样，”陈轸侃侃应道，“在楚之日，大人对在下关怀备至。大人恩德，在下无以为报。在下并无多余钱财，思来想去，唯有贱躯尚有所值。在下自缚至此，是想以此贱躯捐赠大人，望大人笑纳，成全在下诚意。”

“哈哈哈哈，”昭阳手指陈轸，“就你这身肥肉？能值几何？”说毕，又是几声长笑。

“五百金。”

“啥？”昭阳敛住笑，“你身上何处贵重，竟值五百金？”

“这个。”陈轸两手被缚，只好晃晃脑袋，“摇来晃去的这件东西。”

“哼！”昭阳冷笑一声，“此物砍它还得费刀子，怎么就值五百金了？”

“大人有所不知，”陈轸摇头，“在下这颗脑袋，在大人这儿或不值钱，但在另一个人眼里，至少可值五百金。”

听出话中有音，昭阳情不自禁地走近一步：“谁？”

“庞涓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，”昭阳恍然大悟，爆出长笑，“是了，是了。若是此说，此物当值五百金。听说庞将军先考灵前至今仍在为它空着地方呢。”说着，走到近前，拍拍陈轸的头皮，“说吧，陈上卿，就本公所知，你这人一向重财惜身，怎么这辰光慷慨起来了？”

“人固有一死，陈轸能为大人捐躯，死得其所。”

“嘿嘿，”昭阳阴笑两声，“这话听起来假。不过，”牙齿咬得咯咯响，“过去的旧账是要算算，你这儿还欠我先妣一条命呢。来人！”

帐外冲进两个卫士，一左一右立在陈轸旁边。

“将这厮拖出去，将双肩之上的那个东西斩了！”

两个卫士扭住陈轸，正要拖出，邢才轻咳一声：“主公？”

昭阳摆手，卫士放下陈轸。

邢才走到昭阳身边，悄语：“上卿此来，是有大事禀报主公。”

昭阳转对卫士：“松绑。”

卫士为陈轸松绑后，退出帐外。

昭阳在主席位上坐下，指客席朝陈轸努嘴：“陈上卿，坐！”

陈轸拱手谢过，席坐下来。

邢才斟上茶水，候立于侧。

“陈上卿，又有何事禀报？”